

崇美取向的深情回眸

——谈《洮河上的月光》创作中的美学探索

□ 洪平

近些年,不同风格与流派的歌曲缤纷多彩,给歌坛带来了繁荣与兴旺,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。但仔细观察,崇美创作取向的歌曲却相对单薄。人们在享受各种新颖歌曲的同时,用渴望的目光扫视歌坛,期待有更多的崇尚美感或者美味充裕的歌曲浮出。以吟唱风光美、人性美、真情美为主要特色的歌曲《洮河上的月光》,崇美创作的艺术取向甚是凸显,可以看作是崇美取向的一次深情回眸。

以美为要本来是歌曲创作的真谛。然而近年来,在歌曲创作领域,受不断翻涌的流行风驱动,崇美歌曲创作相对式微,以“念”歌词为时尚,以狂野动作博眼球,曾经风靡一时。历史反复告诉我们,艺术的铁律是颠扑不破的。尽管人们的好奇心喂养着歌曲创作朝各个方向不断探索,但是欣赏美、追求美、歌唱美、创造美依然是嵌入人类血液里的秉性。我很赞同马·埃利奥特的观点:在人生每一个有趣的方面都有大量的美。所以,个人以为,歌曲创作还是

要关注崇美的创作取向。

以甘肃艺术家为主体,由甘肃、北京、湖北、上海艺术家联袂创作的歌曲《洮河上的月光》,歌词的意境很美,旋律的节奏很美,歌唱的音色很美,是难得的崇美取向鲜明的令人拍案的歌曲。

著名作家刘·华莱士说:“美会在凝视者的眼睛里。”仔细揣摩《洮河上的月光》会发现,歌曲创作的每个环节和细处,都能看到创作者凝视美的印迹,看到创作者专注而深情的眼睛。

歌词让我们看到了意境美。洮河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衔接处,是黄河上最大的支流。洮河两岸是著名的马家窑文化、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的诞生地,同时还是国家级湿地公园。词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,以月光皎洁的夜晚为背景,简洁而传神地描绘出了洮河两岸迤邐且精致的自然风光,恰到好处地反映出了幽静、优美、安适的风光特质。在赞美自然风光的同时,还借助洮河岸边是貂蝉出生地的人文传说,把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相结

合,增加了歌词的内涵厚度,更增加了歌词的美的质感。

如果说歌词是灵魂,那么旋律就是血液。曲作者以罕见的音乐天赋准确解析了歌词的意蕴与特质,加之编曲的再创作,成功地抵达了崇美创作的彼岸,呈现了流畅而动听的旋律美。曲作者具有扎实的音乐功底,参加过电视剧、电影和大型交响乐创作,谱写过大量歌曲,但在这首歌的创作中,竟反弹琵琶、化繁为简,借助音符的串联和节奏的排列,着力体现歌词包含的优美与柔美,用音乐语言抒发对洮河的赞美,把洮河两岸宏观上的静态美和微观上的动态美演绎得娓娓动听,浸入到肺腑,渗透到血管,萦绕于脑海。

假如没有演唱的音色美,现在谈创作过程中的任何甘苦,谈曾经的付出与努力,都显得十分苍白。歌手对歌词的理解和旋律的把握都显示了非凡的专业水准。任谁聆听演唱,双眼紧闭也好,仰头思索也好,都会在美妙的音色中,感受吟唱风

光美的陶醉,吟唱人性美的深情与吟唱真情美的痴迷,把聆听者带入作品独有的意境中。对于结束乐段的处理,堪称做到了再创作,与歌词的意蕴、旋律的设置实现了天人合一的默契。词作者、曲作者所有的构想与巧思,所有对美的追求和执念,通过歌手出色的演唱,实现了效果最佳化。

“百花齐放”始终是必须坚持的文艺方针。乐坛尊重各种风格与流派的竞逐,当然也就容许崇美创作取向的探索,因为人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;倾听着美的歌声,烦躁的时候会令内心宁静,疲劳的时候会令身心松弛,焦灼的时候会令情绪淡定;不是谁要刻意彰显美,而是生活实实在在地需要美的东西来陶冶,包括美的风光、美的心灵、美的故事和美的一切。

但愿《洮河上的月光》对于崇美取向的探索不是一次偶然回眸,而是以此为起点,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持续地向深处探索。

文艺评论

春到华岭

□ 金锐

癸卯四月,序属季春,余与笛子老师张立驱车出安定,逶迤向东,上西兰故道,行宁远,越迤湾,上华岭。山路如蛇路,车蛇行其上,昔日西兰大道雄风不再,远去了人流如潮,车水马龙之盛景。如今大道空旷,巍巍青山,雄峙左右。

恩师张立,安定人,已近花甲之年,晓音律,善吹笛,极尽乐曲之妙。早年师承陇原笛子名家,青年成名,后就职于定西文化馆,兼职笛子教师,从教四十余载,所授学生数人入央音、川音、西音等国内顶尖音乐学府,优秀者成为新生代笛箫演奏家。余素闻其笛艺精湛教学严谨,遂拜其门下,苦研笛艺。

此次华岭之行,恩师曰:“素闻华岭为陇右高峰,山高林密,风景俊秀,真耶?”

吾答:“然也!”于是,两人欣然前往。时维四月,陇中大地春水长天,桃花灿烂。是日也,清风习习,一路上车轮滚滚,目之所及皆连绵山岭,又有佳木环绕,松柏相映,啁啾鸟鸣,萦绕耳畔。此情此景,可以高谈阔论,亦可感怀人生。倏忽间,真有齐梁之际学者吴均“鸱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世务者,窥谷忘返”之感!

至华岭大地,历史沧桑之感拂面而来。锁钥定(西)会(宁),俯瞰通渭,此乃华岭地理之概略,三地通衢,兵家必争。西兰大道穿越全境,因茅盾名篇《风雪华家岭》,人人皆知华岭以高寒贫瘠而巍然陇中,放眼远望,山峦绵延,莽莽苍苍,视野之内,极尽延伸。

会宁会师前夕,“铁流后卫”红五军设防华家岭,与尾随之敌在此相遇,一场阻击战在华岭山川梁峁间展开,红五军将士与数倍于己之敌展开厮杀,山川撼动,日月无光,红军出色完成阻击任务。战后统计,红军八百多将士喋血疆场。青山有幸埋忠骨,如今的双墩梁岗丘之上,一座烈士纪念碑,供后人凭吊。红军将士之业绩,与天地共存,同日月争辉。

适逢盛世,华岭大地远去了刀光剑影、鼓角争鸣之悲壮,时下,政府开乡村振兴之局,借富民兴陇之方,党建引领,企业牵头,产业扶持,村民奔走忙碌。遥想若干年后,望大地山川峰峦俊秀,百鸟欢鸣,乡风文明,村民富裕,社会和谐,真乃宜居之所,旅游之地。

驱车沿山岭前行,临街两百米处,峰回路转,有双峰并列于山峦,此地谓之双墩梁,历经岁月涤荡,双墩梁依旧孤傲挺拔。此地为华岭最高峰,华岭阻击战中,红五军陈兵双墩梁,于此设阻击营,与来犯之敌展开决战。昔日战争地,今日展新颜。蓝天映衬下,双墩梁沉默不语,似诉说往日之悲壮,春风掠过,双墩梁依旧风骨凛然。举目远望,松柏峥嵘,山岭绵延,令人沉思。

驱车至世歌尧村,别具另一番风情,伫立山梁,唯见风车林立,群山万壑之上,天风浩荡,华能集团巧借天时地利,锁住千年狂风,璀璨万家灯火,惠泽于民,让人欣慰。目下山坳处,灼灼桃花,恰似一首咏叹春天之赋,又如一曲歌颂时代之歌。清风徐来,看天高地阔,感岭上春风,揽山间云彩,此刻宠辱皆忘,心旷神怡。

恩师慨然感曰:“华岭大地纳江南之俊秀,附塞北之雄浑,独具特色。”

吾答曰:“《华岭志略》记载此乃世代歌颂尧王之地,故而得名,流传至今,此华岭之人文积淀也。”

恩师连连点头。

当下,开乡村振兴之局,村庄整体提升之事,如火如荼开展。暮春时节,山风过处,草木萌发,土壤湿润,梯田沟畔,机声隆隆,村妇民夫挥汗于田畴之间,种植黄芪,播撒希望。更有企业老总者,于世歌尧山巅开拓成“田园综合体”庄园,集旅游、种植、养殖、农家乐于一体,带动本地劳力就业,一举两得。加之此地民风淳朴,已然成为华岭乃至通渭名片。世歌尧村,完成了华丽蜕变,演绎着凤凰涅槃之传奇。

落日熔金,夕阳西下,游览兴致,意犹未尽。归途中,鸟鸣清幽,松涛阵阵,自然风情不折不扣。此刻,无繁文缛节之累,无案牍劳形之烦,无世事纷争之扰,缓缓前行,沐村上之清风,赏山间之盛景,快哉,快哉!

旅途观其景,然后述以文,春芳消歇,红尘滚滚,惟愿把这份洒脱、这份思绪、这份感想,留在生命最深处。

采风

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诗歌

——古建红诗歌赏析

□ 刘晋寿

临洮籍女诗人古建红的诗最近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是一位小学教师,创作诗歌二十余年,至今笔耕不辍,令人感动。

过去的古建红是怎样一个人?看她的《那么多年了》便知一二:“我一直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/教着顽皮的学生/写着她补的诗/过着简单的生活,爱人和孩子陪着我/阳光下成群的鸽子飞来飞去/我的身旁/麦子金黄,玉米疯长/一片片的洋芋花开满紫色的花朵/溪水唱着快乐的歌/时光涂满我的生命/但我仍然是那个简简单单的我/拥有简单的快乐”

这是古建红2014年的作品。我阅读她的诗歌并非近几年的事情,而是近二十年的事情,之所以最近更加关注,是因为她近一个时期以来写得比较多,在疫情期间,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,她有时间进行创作,而且诗风有变。

我在微信上读古建红的诗歌作品,觉得不过瘾,就又在纸上读,先看古建红的《四月的雪》:人间已是四月天/迎春花穿着黄色的小裙子/杏花伸着粉嘟嘟的小手/桃花红色的腰肢在风中摇曳……

单纯、清浅,一读就懂。不难看出作者内心的清静与安宁。她是教员,整天跟孩子们打交道,注定不会把诗歌写得太复杂。

清明是大家熟悉的节气和节日。这个日子不用说,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古建红是这样写对亲人的怀念的:“我和您隔着坟堆/纵然呼您千声万声/您已屏蔽了”。屏蔽就用得好,形象、生动、现代,写出了呼唤无应答的悲哀。

但对有些诗歌,我持否定态度,如《除夕》,因为它一览无余,近乎歌词,没有多少玩味的余地,未能提供想象的空间:红红的灯笼,挂起来/红红的春联,贴起来/红红的福字,守着家家户户/玻璃窗上,红红的窗花尽展风采……除夕/走进大街小巷,走进千家万户。内容与情感都没有问题,但是手法不是诗歌的手法。

她的《春天》要稍稍好些,其中有“春天是最美的舞台/万物都在尽情展示/最亮丽的风采”这

些句子没有问题,但整体上还是过于浅显、直白。

《书店》一诗,就大不一样了:孩子们站或者坐在,一排一排的书中间/安静地阅读,许许多多可爱的人和动物,靠近他们/悄悄地走进,海水一样的心灵/干干净净的他们,用好奇眼睛注视生活/尔后,他们伸出还没长大的手/勇敢地 and 这个世界相握。

前四句写书店里读书的场景,笔墨集中,将一群孩子专注的情景写出来了。中间八句写读到的内容,用了靠近和走进这样的动词,就有了动感与力量,后面紧接着一个比喻,把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后四句是诗歌的最精彩的部分。

她的《梨花节》一诗中也有好句子,“云朵朵也去凑热闹了/瓦蓝的天空/没有一朵白云/他们全藏在梨树的枝头//游人的眼睛/也承载着龙门人/追逐的致富梦”。

古建红不仅自己写诗,还引导孩子写诗,如“春雨是一个小姑娘/躲在/乌云的后面/到了傍晚/才悄悄地/来到人间”。(《春雨》马兰花)

另一首诗是这样写的:“害羞的春雪/如柳絮飞舞/投入/大地的怀抱/顷刻间/不见踪影。”(《春雪》马仲茹)

写诗有什么好处呢?我想大抵有二:其一,解闷,在你孤独无援的时候,诗歌会成为你亲密的朋友,跟你说说话、聊聊天;其二,可以回忆和展望,让你重新审视一遍走过的路,重新认识自己,体验当初的生活,也可以梦想、展望未来。一句话,它能帮助你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世界,看待人生,看待生命。

有诗歌的生活和没有诗歌的生活是大不一样的。毋庸置疑,古建红拥有一个单纯美丽的世界,它的存在是客观的,写诗存在,不写诗也存在。写诗或者不写诗都不影响她的生活。但是,有诗一定会更精彩。

古建红写诗不一定像我所说的那样,从另一个角度判断,她就是单纯喜爱这门艺术,而且爱得很执着。

旷达潇洒,不为礼法所羁。

明末清初文学家、戏曲家李渔也是洒脱之人,在夏日,喜欢找个僻静处,“或裸处乱荷之中,妻孥觅之不得,或偃卧长松之下,猿鹤过而不知”。这样的避暑方式,实在是人生大惬意之事。

其实,要避暑不一定非要去山上、去荷塘。白居易在《消暑》中这样说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”透过他的诗,仿佛看到一位老者心平气和,端坐院内,在徐徐清风中乐享清凉。

是的,静心能消暑。奶奶在世时,夏日常和她一起坐在院前的树下乘凉。一人一把蒲扇。我常常把蒲扇扇得很快,但感觉越扇越热。奶奶却轻轻摇着蒲扇,不急不缓,气定神闲的样子。她说,不能急躁,心静自然凉嘛。

当时并不明白奶奶的话,因为,一颗少年的心哪能静得下来啊。许多年后,我才渐渐明白,人生的清凉,确实是在安静中觅得的。

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人生的智慧来。有一同事,在这个夏天里迷上了炒股,房间里虽然每天空调都开着,但我看他总是热汗淋漓的样子,一手拿纸巾擦汗,一手拿手机看股市行情。我想,这个夏天,他始终是燥热的。

在喧嚣的尘世中,静下一颗心来,不以物喜,不以物忧,将心开成明月下一朵淡然安静的睡莲,那么清风自来。这样的清凉,乃人生之大清凉。

文化随笔



灵境数峰开 (国画) 水卫东 作

从陇西婚俗看三千年《诗经》余韵

□ 王长华

“幸有良辰应淑女,愧无旨酒燕嘉宾”,横批为“亲迎于渭”。在陇西民间,但凡有婚庆之事的人家,都会在大门之上张贴这样的楹联。

可不要小看了这副楹联,这其中,起码包含了五条源自《诗经》的典故,隐藏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,成为人们追溯文化渊源时极其重要的关键词。而且,在陇西民间的婚庆活动中,源自《诗经》的词汇,远远不止这五个典故。

“良辰”一次出自《诗经》,原句为,“旦逢良辰,顺颂时宜。”通常意义上,可以理解为今天是良辰吉日,恰逢你的生日,我祝福你顺顺利利,万事皆宜。后来,由“良辰”衍生出“吉日”,意思是美好的时辰,吉利的日子,再后来,“良辰”常用作宜于成亲的日子。

再看“淑女”一词,几乎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它源自《诗经》第一篇,即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。从这首诗里,人们看到了爱情的美妙。这首《诗经》中的第一首诗歌,究竟诞生于何地?如今不好猜想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,它起源地是黄河流域,当然包括渭水流域。

值得指出的是,在陇西民间,但凡有婚事的人家,除了在大门上张贴以上楹联外,还会在家里的厅房(即主房,客厅)上张贴横批“钟鼓乐之”,以形容婚礼的喜庆热闹;还会在新婚夫妇的洞房里张贴横批“琴瑟友

之”,祝愿一对新人琴瑟和鸣,相亲相爱。

下联的“旨酒”和“嘉宾”二词,皆出于《诗·小雅·鹿鸣》。《小雅·鹿鸣》作为早期的宴会乐歌,后来成为贵族宴会或举行乡饮酒礼、燕礼等宴会的乐歌。东汉末年曹操还把此诗的前四句直接引用在他的《短歌行》中,以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。及至唐宋,科举考试后举行的宴会上,也歌唱《小雅·鹿鸣》之章,称为“鹿鸣宴”,可见此诗影响之深远。

再看横批“亲迎于渭”。

首先说“亲迎”之礼。这是古代汉族的婚姻风俗,也是“六礼”中的第六礼,俗称“迎亲”。“亲迎”之礼的起源非常古老,唐杜佑《通典·第十八天子纳妃后》载:“夏亲迎于庭,殷于堂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,亲迎于户。”

再说“亲迎于渭”。这个典故指的是周文王成婚时,曾并船为桥,纳聘于渭水。

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第五章:“大邦有子,佻(qian如同,好比)天之妹。文定厥祥,亲迎于渭。造舟为梁,不显其光。”朱熹集传:“文,礼;祥,吉也。”这首诗描写的是武王之母太姒来归之时,文王亲自迎亲于渭水,渭水无车,于是立即“造舟为梁”,以通亲好,显示了文王对太姒的真挚感情。

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第四章:“天监在下,有命既集。文王初载,天作之合。在洽之阳,在

渭之浹。”诗中的“洽”,指今天的“洽(he)川”,即今天的陕西合阳。后来,“天作之合”这个词语,也常常在渭水流域的婚庆活动中,用来作为楹联的横批。

陇西,位于渭水上游。渭水蜿蜒流淌818公里,在陕西潼关注入黄河。而周文王迎娶太姒的故事,发生在“洽川”,从时间上算,周文王的故事距今已有3000多年,从空间上看,陇西与合阳相距也有近两千里之遥,是什么神奇的魔力,使这个故事穿越了历史,超越了河川的阻隔,而一直流传到今天?因此,只能得到一种解释,那就是,民俗,在一条河流的流域,会被顽强地保存下来。

陕西师范大学侯雨甬教授认为,从地理的角度看,渭河是黄河的支流,但在文化上,却是主流。它与陕西潼关以下的黄河流淌方向一致,在中国中部形成了一条中华文化的轴线。我们通常所谓的黄河中上游文明,其实就是渭河文明。有学者指出,渭河恰似中国的尼罗河,自她发展而出的文明,在这片土地最辉煌的时代,向外播撒种子。

婚礼,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一则日常可见的民俗活动,其间竟然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古老文化信息,令人惊叹不已!

2013年,甘肃被确定为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”,可谓名至实归。

史海钩沉